

小剧本彙編

(1)

中国戏剧家协会贵州分会
贵州省群众艺术馆

1978.10

前 言

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“四人帮”，文艺得解放。文艺战线形势大好。我省坚持扎根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广大业余戏剧作者，通过勤勉的学习和创作实践，不断提高着创作水平。为了更好地贯彻“百花齐放”的方针，繁荣戏剧创作，活跃创作思想，我们把打倒“四人帮”以来我省业余剧作者的作品，特别是便于上山下乡为工农兵送戏上门的小剧本陆续汇编印出，以广交流。

中国戏剧家协会贵州分会

贵州省群众艺术馆

一九七八年十月

目 录

综丰一号 (独幕话剧)	刘于夫 (1)
珍珠粒 (小歌剧)	
.....平坝县业余文艺创作组编剧 黎歌执笔 (32)	
争 篙 (小京剧)	黄 放 (61)
乌江渡口 (小歌剧).....	阳海洲 康绪昌 艺普 王履岳 (82)
第一次见面 (小歌剧)	黎昌念 (114)
应该这样 (花灯剧)	时春 钟声 (136)
送瓜记 (花灯剧)	刘元良 (167)
称草记 (花灯剧)	李发模 (186)
赛马新歌 (小戏曲)	罗文亮 (209)

综 丰 一 号

(独幕话剧)

刘 于 夫

人 物 庞 勤 县委办公室主任，近五十岁。

江 芸 女子兰球教练，三十一岁。

丛 实 县农科所技术员，三十多岁。

胡 馥 农科所工作人员，三十岁。

〔一九七六年初夏。

〔黔西南山区某县农科所院内。

〔一间普通的单身宿舍，后墙有一玻璃窗，窗下有一张三抽桌，桌上一端放着一些杯、碗、盘、碟（里面是培育的良种秧苗）。另一端放着书报杂志和一个木制的试管架。一张单人床紧靠桌边，蚊帐严实地罩在上面，室内只有一个方凳。

右侧一门通向庭院，窗外，可以看到一棵木棉树，树上攀枝花（亦称木棉花）盛开。山坡上下，麦波耀金。

〔庞勤扛着一卷行李，江芸一手提着旅行袋，一手

提着一个兰球跟在后面上。走到门边，庞勤放下行李。

庞 勤 到了，这就是丛实的宿舍。

江 芸 啊！谢谢您啦。

庞 勤 别客气，这也是我的工作。

江 芸 您是？……

庞 勤 我叫庞勤，庞大的庞，勤俭的勤，是县委办公室的。

江 芸 啊！你就是县委办公室的庞主任。

庞 勤 他们都叫我老庞、胖子、胖堆儿，老庞头，反正怎么顺口就怎么叫，嘿嘿！

江 芸 哈……您真随和，真好。（上前叫门）丛实……

庞 勤 （急上前制止）呃呃……慢点儿，慢点儿……（轻轻推开门，抱起行李，蹑手蹑脚走进门，江芸不知所措，仍然站在门口）

庞 勤 （招手）请进来。

江 芸 （不知其意，只好学着庞勤的样子走了进来，顺手把兰球扔在地上）怎么？丛实不在家？

庞 勤 （一把抱住地下跳着的兰球）嘘——轻一点儿！轻一点儿！

江 芸 你们这儿这么……这么……神秘？

庞 勤 神秘？啊！不，（指床）丛实他正在睡觉。

江 芸 啊？睡觉？

庞 勤 情况是这样的：他守在实验地里，两天两夜没睡觉了，今天——具体说，就是你下汽车的前一个钟头，县委王书记下命令，他才勉强躺下。

江 芸 他还是这么忙啊!

庞 勤 是的是的,他工作起来,就象一个不叮摆的钟一样,连喘气的时间也舍不得浪费,——呃!干嘛站着?(把方凳搬到离床最远的角落,即舞台的右前角)坐。(自己顺便坐在兰球上)为了让他多睡一会儿,虽然你来了,——当然,你调来他是很高兴的——尽管这样,我还是不忍心过早的叫醒他,请原谅。

江 芸 没什么,是应该让他多休息一会儿。

庞 勤 你能体谅这一点,很好……从实从一九六二年大学毕业来这里,一直都是搞良种的实验、培育和推广的研究工作,很有成绩。

江 芸 这我知道。

庞 勤 县委对他很关心,他本人就是一颗良种——你别笑,我是说他是农业科学技术人员的良种。

江 芸 (一笑)这是组织上对他的培养和鼓励!

庞 勤 可是……唉!……近几年他工作得……很苦,生活上……也很苦,精神上也很苦——你别皱眉头,这些,他自己好象没有什么感觉,可是旁观者清,我们知道。

江 芸 有的人说他不懂生活,有些馊气。

庞 勤 我想,了解他的人——尤其是你,是不会这样说的。古人说,“大智若愚”嘛,正因为这样,县委王书记一再打招乎,对从实,要做到尽可能的照顾……江芸同志,我们认为,在这样的情况下,他很需要一个帮手,一个……伴,需要啊!你今年都三十了

吧？

江 芸 （一笑）您了解得很清楚。

庞 勤 从实也是三十五、六的人了，可是你们都还没有……没有……

江 芸 结婚，是不？

庞 勤 对，对对。从实对我说过，你是一位很开朗的女同志，果然是这样。所以王书记特地派我来接你；同时谈谈你和从实……

江 芸 庞主任，是因为这里缺篮球教练，才调我来的。

庞 勤 是的是的，这是主要的，但是……如果有次要的因素，而且对革命对工作都有好处，为什么非要排斥它呢？

江 芸 这……

庞 勤 何况你们是亲戚，又是同学；以前又有这方面的关系。

江 芸 （一笑）你了解得真全面，……不过，庞主任，他已有三年多没有给我写信了。

庞 勤 （叹了一口气）是啊！这三年多，正是他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时候。……

江 芸 （一惊）啊！劳改？……

庞 勤 不不，你别误会，这是根据上面一个首长的讲话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精神、专门为知识分子办的。大概是想把他们改造得知识少一点，——也就是不反动一点吧，农场规定很严，写信寄信都很不方便。我知道，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，他还是给你写过信的。

江 芸 可是我一封也没收到，同时……

庞 勤 同时你也给他写过信，他同样也没有收到，这，我也知道。

江 芸 奇怪。

庞 勤 是的是的，奇怪！不过说穿了也不奇怪。在我们县就有那么几个人，总是拿着放大镜，在别人的字里行间找反革命，连私人的信件也不放过。

江 芸 难怪……

庞 勤 再一点，这几年他一直在集中精力，研究“综丰1号”！

江 芸 （一怔）什么？中锋1号？

庞 勤 是啊，怎么？

江 芸 （看了看自己球衣上的“1”字，笑了笑）没什么。

庞 勤 （明白了）啊！你，嘿嘿！也是“1”号。

江 芸 我是打中锋的，代表队都叫我“中锋1号”。

庞 勤 （似乎又明白了什么）啊！哈……（突然觉得声音过大，急捂住嘴）好呀，一个是小麦良种的“综丰1号”，一个是打兰球的“中锋1号”！

江 芸 这可太巧了。

庞 勤 无巧不成书嘛，你们知识分子啊！就喜欢拐弯抹角。看来，我们这位默大爷并不默啊！江芸同志，你说呢？

江 芸 庞主任，我没有去体委报到先到这里来，是看表哥和老同学，至于其他问题，只能说还是个“未知数”。

庞 勤 不见得吧，我看你对丛实，心里还是有数的，——不过，……也难说，这几年形势变化莫测；时间又隔了这么久，多了解了解也好。但是，王书记，——还有我这个老庞头，希望你们把过去的关系发展下去。

江 芸 领导的心情我理解，就象许多父母亲一样，把儿女婚事当作自己的一个心愿。

庞 勤 哪里哪里，还作的很不够，尤其是近几年，总感到力不从心啊！不过……江芸同志，我们认为关心同志，——尤其象丛实这样对革命、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同志的生活问题，决不是什么保媒拉纤，为生活而生活。严格说来，这也是党的一项工作，毛主席说：“要解决群众的柴米油盐问题”，也该包括“婚姻问题”嘛！

江 芸 谢谢您的关心，我想我会很快的解答这个“未知数”的。

庞 勤 好啦，接待你的任务就算顺利完成了，本来王书记要亲自来的，可是当前运动很激烈。（指墙头上的大标语）他脱不了身，只好由我来代表了。

江 芸 我们那儿也是一样，反回潮，反复辟，层层揪走资派——我一时还不理解。

庞 勤 （叹了口气）是啊！不理解，真不理解，看来，我们的水平差不多。嘿嘿！你歇着，我去弄点水来。（拿起空温水瓶，欲走，似乎自问）是现在把他（指床）叫起来，还是让他自己醒来呢？

江 芸 （一笑）我想，还是不要因为我来，而违反王书记

的命令吧！

庞 勤 那别人就更不应该违反了。（看了看表）至少在一个小时之内。

江 芸 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。

庞 勤 看，你还没成为主人，就承担义务了。

江 芸 没什么。

〔庞勤匆匆下。

〔江芸把方凳搬回原处，把兰球放在墙角，回头望了望床，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，只好看看杯盘里的标本和墙上的图表。胡馥上。

胡 馥 （蓬地一下推开门）丛实！

江 芸 （吓了一跳）啊！同志，他正在休息。（上前，把胡馥堵在门口）

胡 馥 呃！（仔细地观察着江芸）我一看就知道，你是新调来的女子兰球教练，江芸，丛实的……你说怎么称呼呢？

江 芸 没什么，随便好啦。

胡 馥 喝！挺干脆的，是造反派？

江 芸 文化大革命初期造过。

胡 馥 好呀，那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哇！

江 芸 （一笑）这里离我们那儿好几百里，哪有那么长的战壕呀？

胡 馥 呃！一条路线嘛！哈……

江 芸 嘘——请你轻一点儿。

胡 馥 别心疼，他这个人，从来没有好好睡着过，也没好好醒过，胡里胡涂的过日子，你要和他生活在一

起……

江 芸 对不起，我还不认识你嘛。

胡 馥 我叫胡馥，和丛实一个单位，——农科所的，……
怎么说呢！算个负责人吧？

江 芸 啊！你是所长？

胡 馥 不能这样称呼，所长还在农场劳动，没有公开罢
官。

江 芸 那……你是付所长？

胡 馥 也没有明确，眼前资反路线回潮，造反派还在受
压。很难有个恰当的席位。

江 芸 啊！？……那你是……

胡 馥 “反回潮办公室”指定我抓一下所里的工作。我
呢，是个大老粗，大老粗管秀才，难啦！

江 芸 没什么，我看你很能干的。你找丛实有急事？

胡 馥 和他谈一谈如何紧跟当前大好形势问题。

江 芸 报纸上，喇叭里不是天天都在谈吗？

胡 馥 是呀！可是他这个人，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不问政
治，看不清方向，路线觉悟太低，名利思想严重，
走白专道路，对他就是要狠抓路线不放松！

江 芸 （惊）啊？……这……

胡 馥 你是造反派，要多开导开导他，当然啰！你们在谈
恋爱，但是首先要谈政治，谈路线。

江 芸 这也要谈政治？谈路线？

胡 馥 亲不亲，线上分嘛！不瞒你说，我和我那口子，就
是路线斗争战场上的战友。

江 芸 （一笑）你那口子？……

胡 馥 县革委付主任，兼“反潮办”主任涂光嘛！你没听说？

江 芸 ………

〔幕后声：胡馥！“反潮办”来电话找你。

胡 馥 （对外）知道啦！（对江芸）你看，数我的事多，忙得甩小二的时间都没有。（显得很有礼貌）那我不打搅他了。你告诉丛实，“反潮办”通知，立即停止“综丰1号”的实验，当前最大的政治，是揪走资派。

江 芸 好，我替你转告他。

胡 馥 我家那口子说啦，要是还不听打招呼，就要采取革命行动。（出门，江芸关门）

胡 馥 （突然想起什么，对着门缝）你会打扑克吗？

江 芸 （也对着门缝，轻声）我只会打兰球。

胡 馥 （听错）争上游也行。我就住在隔壁，欢迎你来玩。（急下）

〔江芸关好门，向床边走去，想叫醒丛实，看了看表，止住了脚步，想了一下，整理桌上的书籍。这时，丛实拿着几根麦穗，边看边上，头碰在门上，才知道到了家，推门，里面是拴着的，敲门。

江 芸 （以为是胡馥，小声）他还没有醒，请再等一等。

丛 实 （似乎自语）等一等？（背靠在门上，仔细地观察着麦粒，由于过度疲劳，睡着了，麦穗散落在地上）

江 芸 （整理好书籍，似乎发现门外有人，走去看了看，开门，丛实随着门倒了下来）哎呀！

丛 实 （梦呓般）啊啍！

江 芸 （当看清是丛实时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飞一般跑去掀起蚊帐，揭开被子，床上空无一人，顿时百感交集不知说什么好，车身对丛实）丛实？！你？！（鼻酸眼湿，背向一边）

丛 实 （清醒过来，发现手中没有麦穗，大声）“综丰1号”！我的“综丰1号！（把散落在地上的麦穗一根一根地拾起来，然后才看清是江芸）啊？是你？江一一芸！（江芸低头不语）……你怎么啦？我们应该高兴，应该高兴呀！（江芸不语）啊！……刚才我还以为胡馥又邀集一些人在这儿打扑克喃！

（兴奋地）江芸，你能来，太好了。（激动地推开窗户），你看这儿的攀枝花开得多好啊！就像举着千万支火炬，在欢迎你一样，……你知道不，攀枝花，就是木棉树，也有叫英雄树的，攀枝花开的时候，正是小麦收割的时候，同时也是给我们培育的良种作出结论的时候！

江 芸 丛实，你太不爱惜你自己了，你看你多瘦啊！眼睛都熬红了，胡子差不多和头发一样长，我简直都不敢认你了……要是姨妈见到你，该多难过啊！

丛 实 谢谢！你不要为我担心，我很结实，精神也很愉快，……不，很振奋，啊！对啰！我很久没有给家里写信了，你家，我家都好吧？

江 芸 谢谢，都很好。只是担心你，担心你无止尽地工作，连县委书记的命令都不服从。

丛 实 哈！你说话还是这么厉害。江芸，领导关心我，是

让我能更好的工作，可是，我不能因为领导关心我，就不工作呀！（扬示手里的麦穗）你看，这两天正是它的成熟期，也就是一百七十六天的最后两天，在这个时候，有可能被乌雀叼走，被过路的小孩掐断，还有……那些反对搞实验的人不怀好意……总之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，这样，四年多的心血，就可能毁于这一两分钟之内，所以我一定要等着把它收回来，心里才安稳。——当然，这是次要的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心情问题；一个科研工作者，在他实验关键时刻的心情问题，你理解吗？

江 芸 我知道，就像我们投篮一样，球一出手，就恨不得它稳稳地落进兰圈。

丛 实 要是它没有落进兰圈呢？那你……

江 芸 没什么，下次再来。

丛 实 （笑笑）你的下一次，可能在几分钟，甚至几秒钟之内就可以解决，而我的下一次，至少要两年、三年甚至五年，也不一定能得出个准确的结论。

江 芸 噢！

丛 实 （又扬示手中的麦穗）这就是我四年前投出的一个球。

江 芸 （兴趣来了，接过麦穗）能不能进兰呢？

丛 实 有命中的可能，现在它还在兰圈上晃哩！

江 芸 险球？！

丛 实 对，江芸，在这个时候，你能闭上眼睛，不去看你将要进兰的兰球，或者安心安意地去睡觉吗？

江 芸 （爽朗地大笑）哈……为了论证你不睡觉的正确，费了这么多的口舌。

丛 实 是的，要想说明一个问题，自然是要费些力气的。……（接过江芸手中的麦穗，拿出放大镜）现在就来看一看，我们的“粽丰1号”，是否跳进了兰圈。

江 芸 好啦好啦，（作裁判手势）暂停！（急从提包里拿出一包东西）这是姨妈给你捎来的，（又拿出十多个桔子）还有这个。

丛 实 哈哈！大红袍！（拿起桔子闻了闻）

江 芸 这是我妈留下的桔种，他说，你当娃娃的时候最爱吃这个。

丛 实 啊？桔种，那多可惜，这是最好的一个品种哩！

（举起桔子，讲解似地）这种大红袍，是洞庭湖滨的蜜桔和四川江津的桔红嫁接而成的，特点是无核、汁多、味甜。出口外销很受欢迎，价格也很高。本地也可以栽培，不过要改变土质，它要求……

江 芸 （把他拉回到原处）哎呀！我不是带给你当品种宣传的。（掰开一个递给丛实）

丛 实 （吃了一瓣）喝！真甜！

江 芸 哈！不错，你还尝得出甜。

丛 实 尝得出甜，自然是很容易的，可是要知道怎样使桔子甜，那就要付出很多的艰苦劳动。我们搞种子的，更重要的不是嘴甜，而是心甜。

江 芸 心甜？

丛 实 那就是当人们吃到你培植的品种，感到甜美可口的时候，心里比我现在嘴里还要甜哩！……比如说，我们的“综丰1号”……

江 芸 （一笑）中锋一号？……这名字？

丛 实 啊！这就是小麦良种“综抗矮”和“竹丰2号”的杂交，综合的综，丰收的丰。

江 芸 啊！……是这样，没有别的意思？

丛 实 没有没有，在科学领域里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自然是不允许有其它意思的。

江 芸 ……那……是我多想了！

丛 实 多想好呀！多想出智慧！……呃……你？……

江 芸 （一笑）没什么，……丛实，我看你，除了种子以外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。

丛 实 我不需要有更多的兴趣，兴趣是要化费时间去换取的，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，他的时间应该去换取他的实验成果，去换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。……呃！你怎么啦，不高兴了？

江 芸 不，没什么。

丛 实 （似乎想起什么）哎呀！我只顾在这儿说呀，讲呀，连水也没给你喝。（拿起茶杯，一想）啊！我的温水瓶里是经常闹旱灾的。（自嘲地）嘿嘿！（要走）

庞 勤 （出现在窗口）别着急，抗旱的来了！（递过水瓶）

丛 实 啊哟，这可是及时雨啊！谢谢。

庞 勤 （进门）你就起来了？睡好了吗？

丛 实 ……睡好了，睡得很香。

江 芸 嘻嘻！

庞 勤 哦，（对江芸）大概是你叫醒的吧；当然，可以原谅，可以原谅。

江 芸 不不！我根本没有叫醒他，他也根本……

丛 实 （急接）我也根本没有被她叫醒，而是我睡够了，睡得不耐烦了，才起来的。

庞 勤 这就对啦，不会休息，就不会工作嘛。

丛 实 您说的很对，不过……

庞 勤 好啦，现在和你谈谈工作吧。（对江芸）你大概会感到奇怪，办公室主任怎么管农科所呢？唉！可是不管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所长在农场劳动锻炼，几个老九臭得抬不起头，实验室叫“反潮办”“借用”了，农科所刚刚“回点潮”又给反掉了。科研是党的事业嘛，总得有人管呀！不然，粮食怎么增产？毛主席的“积极推广良种”的指示怎么落实？农业现代化怎么实现？所以我们不得不把手伸长一点，要抓……

江 芸 呃！刚才有个姓胡的女同志来过，她说她是农科所的负责人。

庞 勤 他是专门负责彻底砸烂农科所的负责人。哈……

江 芸 他还说，“反潮办”的涂主任说……

庞 勤 他说的已经够多的了，总括起来，无非是两个字——反对。

丛 实 唉，几年来，我们就是在这两个字下面工作的。……庞主任，全省小麦良种鉴定会什么时候开，定下来了吗？